

CLASSICAL
WORLD LITERARY
WORKS

世界文学名著经典

IMPERO

MARCSANDRO IL GRA

Dal 465 al 520 a.C.

Per Ferd. Arrigoni Capitano

MILANO

Stabilimento di Gius. Civelli

Scale

Classics of Shakespeare

插图本



莎士比亚

经典

[英] 莎士比亚 著
朱生豪 译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世界文学名著经典 / 李辉主编. —兰州: 甘肃文化出版社, 2003.12

ISBN 7-80608-909-8

I. 世... II. 文... III. 文学—作品—简介—世界
IV. I 1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 I 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121625号

世界文学名著经典

李辉 主编 王维 等译

责任编辑: 马映峰

装帧设计: 董建军

出版发行: 甘肃文化出版社

印制: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社址: 兰州市庆阳路230号

厂址: 北京市朝阳区洼里乡下清河甲1号

邮政编码: 730030

邮政编码: 100012

电话: (0931) 8454246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毫米 32开

版 次: 2004年1月第1版

字 数: 3200千字

印 次: 2004年1月第1次

印 张: 111.5

印 数: 3000

书 号: ISBN 7-80608-909-8

定价: 160.00元(全八册)

(如发现印装错误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莎士比亚 1564 – 16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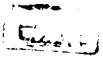
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。出生于伦敦西北方约 100 英里的斯特拉福小城镇。他父亲是个商人，家庭境况还算富裕，但到了他 12 岁时，家道中落，他被迫辍学。18 岁时，他和一个比他大 8 岁的女人结婚。22 岁时，独自一人前往伦敦谋求发展。他开始时到剧院当杂工，没过多久就成了演员兼剧作家。28 岁时奠定了新星剧作家的地位。此后 20 余年间，他笔耕不辍，目前可以确定是出自他笔下作品的有 37 部戏剧 406 种诗集。其中最著名的戏剧作品有《仲夏夜之梦》、《威尼斯商人》、《哈姆雷特》、《李尔王》、《麦克白》、《暴风雨》、《亨利八世》等。

莎士比亚的戏剧以情节复杂、事件发展神速见称于世，其戏剧语言非常丰富多彩，笑谑和双关语别开生面，不落俗套。

莎士比亚的作品不仅是伊丽莎白时代文学的巅峰，同时也是英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巅峰，被公认为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戏剧家，其作品对后世影响极大。

1613 年前后他从伦敦回到家乡，1616 年 4 月在那里逝世。

目 录

	温莎的风流娘儿们	(1)
	哈姆雷特	(84)
	罗密欧与朱丽叶	(199)
	威尼斯商人	(293)
	仲夏夜之梦	(369)

温莎的风流娘儿们

剧中人物

约翰·福斯塔夫爵士	
范 顿	少年绅士
夏 禄	乡村法官
斯 兰 德	夏禄的侄儿
福 德	温莎的两个绅士
培 琪	
威廉·培琪	培琪的幼子
休·爱文斯师傅	威尔士籍牧师
卡厄斯医生	法国籍医生
嘉德饭店的店主	
巴 道 夫	福斯塔夫的从仆
毕斯托尔	
尼 姆	
罗 宾	福斯塔夫的侍童
辛 普 儿	斯兰德的仆人
勒 格 比	卡厄斯医生的仆人
福德大娘	
培琪大娘	
安·培琪	培琪的女儿，与范顿相恋
快嘴桂嫂	卡厄斯医生的女仆
培琪、福德两家的仆人及其他	

地 点

温莎及其附近

第一幕

第一场 温莎·培琪家门前

夏禄、斯兰德及爱文斯上。

夏 禄 休师傅，别劝我，我一定要告到御前法庭去；就算他是二十个约翰·福斯塔夫爵士，他也不能欺侮夏禄老爷。

斯 兰 德 夏禄老爷是葛罗斯特郡的治安法官，而且还是个探子呢。

夏 禄 对了，侄儿，还是个“推事”呢。

斯 兰 德 对了，还是个“瘫子”呢；牧师先生，我告诉您吧，他出身就是个绅士，签起名来，总是要加上“大人”两个字，无论什么公文、笔据、账单、契约，写起来总是“夏禄大人”。

夏 禄 对了，这三百年来，一直都是这样。

斯 兰 德 他的子孙在他以前就是这样写了，他的祖宗在他以后也可以这样写；他们家里那件绣着十二条白梭子鱼的外套可以作为证明。

夏 禄 那是一件古老的外套。

爱 文 斯 一件古老的外套上有着十二条白虱子，那真是相得益彰了；白虱是人类的老朋友，也是亲爱的象征。

夏 禄 不是白虱子，是淡水河里的“白梭子”鱼，我那古老的外套上，古老的纹章上，都有十二条白梭子鱼。

斯 兰 德 这十二条鱼我都可以“借光”，叔叔。

夏 禄 你可以，你结了婚之后可以借你妻家的光。

爱 文 斯 家里的钱财都让人借个光，这可坏事了。

夏 禄 没有的事儿。

爱 文 斯 可坏事呢，圣母娘娘。要是你有四条裙子，让人“借光”了，那你就一条也不剩了。可是闲话少说，要是福斯塔夫爵士有什么地方得罪了您，我是个出家人，方便为怀，很愿意尽力替你们两位和解和解。

夏 禄 我要把这事情告到枢密院去，这简直是暴动。

爱 文 斯 不要把暴动的事情告诉枢密院，暴动是不敬上帝的行为。枢密院希望听见人民个个敬畏上帝，不喜欢听见有什么暴动；您还是考虑考虑吧。

夏 禄 嘿！他妈的！要是我再年轻点儿，一定用刀子跟他解决。

爱 文 斯 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还是大家和和气气的好。我脑子里还有一个计划，要是能够成功，倒是一件美事。培琪大爷有一位女儿叫安，她是一个标致的姑娘。

斯 兰 德 安小姐吗？她有一头棕色的头发，说起话来细声细气，像个娘儿们似的。

爱 文 斯 正是这位小姐，没有错的，这样的人儿你找不出第二个来。她的爷爷临死的时候——上帝接引他上天堂享福！——留给她七百镑钱，还有金子银子，等她满了十七岁，这笔财产就可以到她手里。我们现在还是把那些吵吵闹闹的事情搁在一旁，想法子替斯兰德少爷和安·培琪小姐作个媒吧。

夏 禄 她的爷爷留给她七百镑钱吗？

爱 文 斯 是的，还有她父亲给她的钱。

夏 禄 这姑娘我也认识，她的人品倒不错。

爱 文 斯 七百镑钱还有其他的妆奁，那还会错吗？

夏 禄 好，让我们去瞧瞧培琪大爷吧。福斯塔夫也在里边吗？

爱 文 斯 我能向您说谎吗？我顶讨厌的就是说谎的人，正像我讨厌说假话的人或是不老实的人一样。约翰爵士是在里边，请您看在大家朋友分上，忍着点儿吧。让我去敲门。（敲门）喂！有人吗？上帝祝福你们这一家！

培 琪 （在内）谁呀？

爱 文 斯 上帝祝福你们，是您的朋友，还有夏禄法官和斯兰德少爷，我们要跟您谈些事情，也许您听了会高兴的。培琪上。

培 琪 我很高兴看见你们各位的气色都这样好。夏禄老爷，我

还要谢谢您的鹿肉呢！

夏 禄 培琪大爷，我很高兴看见您，您心肠好，福气一定也好！这鹿是给人乱刀杀死的，所以鹿肉弄得实在不成样子，您别见笑。嫂夫人好吗？——我从心坎里谢谢您！

培 琪 我才要谢谢您哪。

夏 禄 我才要谢谢您；干脆一句话，我谢谢您。

培 琪 斯兰德少爷，我很高兴看见您。

斯 兰 德 培琪大叔，您那头黄毛的猎狗怎么样啦？听说它在最近的赛狗会上跑不过人家，有这回事吗？

培 琪 那可不能这么说。

斯 兰 德 您还不肯承认，您还不肯承认。

夏 禄 他当然不肯承认的；这倒是很可惜的事，这倒是很可惜的事。那是一只好狗哩。

培 琪 是一只不中用的畜生。

夏 禄 不，它是一只好狗，很漂亮的狗；那还用说吗？它又好又漂亮。福斯塔夫爵士在里边吗？

培 琪 他在里边；我很愿意给你们两位彼此消消气。

爱 文 斯 真是一个好基督徒说的话。

夏 禄 培琪大爷，他侮辱了我。

培 琪 是的，他自己也有几分认错。

夏 禄 认了错不能就算完事呀，培琪大爷，您说是不是？他侮辱了我；真的，他侮辱了我；一句话，他侮辱了我；你们听着，夏禄老爷说，他被人家侮辱了。

培 琪 约翰爵士来啦。

福斯塔夫、巴道夫、尼姆、毕斯托尔上。

福斯塔夫 喂，夏禄老爷，您要到王上面前去告我吗？

夏 禄 爵士，你打了我的用人，杀了我的鹿，闯进我的屋子里。

福斯塔夫 可是没有吻过你家看门人女儿的脸吧？

夏 禄 他妈的，什么话！我一定要跟你算账。

福斯塔夫 明人不作暗事，这一切事都是我干的。现在我回答了您啦。

夏 禄 我要告到枢密院去。

福斯塔夫 我看你还是告到后门口去吧，也免得人家笑话你。

爱 文 斯 少说几句吧，约翰爵士；大家好言好语不好吗？

福斯塔夫 好言好语！我倒喜欢好酒好肉呢。斯兰德，我要捶碎你的头；你也想跟我算账吗？

斯 兰 德 呃，爵士，我也想跟您还有您那几位专欺兔崽子的流氓跟班，巴道夫、尼姆和毕斯托尔，算一算账呢。他们带我到酒店里去，把我灌了个醉，偷了我的钱袋。

巴 道 夫 你这又酸又臭的干酪！

斯 兰 德 好，随你说吧。

毕斯托尔 喂，枯骨鬼！

斯 兰 德 好，随你说吧。

尼 姆 喂，风干肉片！这别号我给你取得好不好？

斯 兰 德 我的跟班辛普儿呢？叔叔，您知道吗？

爱 文 斯 请你们大家别闹，让我们来看：关于这一场争执，我知道已经有了三位公证人，第一位是培琪大爷，第二位是我自己，第三位也就是最后一位，是嘉德饭店的老板。

培 琪 咱们三个人要听一听两方面的曲直，替他们调停出一个结果来。

爱 文 斯 很好，让我先在笔记簿上把要点记下来，然后我们可以仔细研究出一个方案来。

福斯塔夫 毕斯托尔！

毕斯托尔 他用耳朵听见了。

爱 文 斯 见他妈的鬼！这算什么话，“他用耳朵听见了”？嘿，这简直是矫揉造作。

福斯塔夫 毕斯托尔，你有没有偷过斯兰德少爷的钱袋？

斯 兰 德 凭着我这双手套起誓，他偷了我七个六便士的锯边银币，还有两个爱德华时代的银币，我用每个两先令两便士的价钱换来的。倘然我冤枉了他，我就不叫斯兰德。

福斯塔夫 毕斯托尔，这是真事吗？
爱文斯 不，扒人家的口袋是见不得人的事。
毕斯托尔 嘿，你这个威尔士山地的生番！——我的主人约翰爵士，我要跟这把锈了的“小刀子”拚命。你这两片嘴唇说的全是假话！全是假话？你这不中用的人渣，你在说谎！
斯兰德 那么我赌咒一定是他。
尼姆 说话留点儿神吧，朋友，大家客客气气。你要是想在太岁头上动土，咱老子可也不是好惹的。我要说的话就是这几句。
斯兰德 凭着这顶帽子起誓，那么一定是那个红脸的家伙偷的。我虽然不记得我给你们灌醉以后做了些什么事，可是我还不是一头十足的驴子哩。
福斯塔夫 你怎么说，红脸儿？
巴道夫 我说，这位先生一定是喝酒喝昏了胆子啦。
爱文斯 应该是喝酒喝昏了“头”；呸，可见得真是无知！
巴道夫 他喝得昏昏沉沉，于是就像人家所说的，“破了财”，结果倒怪到我头上来了。
斯兰德 那天你还说着拉丁文呢；好，随你们怎么说吧，我这回受了骗，以后再不喝醉了；我要是喝酒，一定跟规规矩矩敬重上帝的人在一起喝，决不再跟这种坏东西在一起喝了。
爱文斯 好一句有志气的话！
福斯塔夫 各位先生，你们听他什么都否认了，你们听。
安·培琪持面具，及福德大娘，培琪大娘同上。
培琪 不，女儿，你把酒拿进去，我们就在里面喝酒（安·培琪下。）
斯兰德 天啊！这就是安小姐。
培琪 您好，福德嫂子！
福斯塔夫 福德大娘，我今天能够碰见您，真是三生有幸；恕我冒昧，好嫂子。（吻福德大娘。）

培 琪 娘子，请你招待招待各位客人。来，我们今天烧好一盘滚热的鹿肉馒头，要请诸位尝尝新。来，各位朋友，我希望大家一杯在手，旧怨全忘。（除夏禄、斯兰德、爱文斯外皆下。）

斯 兰 德 我宁愿要一本诗歌和十四行集，即使现在有人给我四十个先令。

辛普儿上。

斯 兰 德 啊，辛普儿，你到哪儿去了？难道我必须自己服侍自己吗？你有没有把那本猜谜的书带来？

辛 普 儿 猜谜的书！怎么，您不是在上一次万圣节时候，米迦勒节的前两个星期，把它借给矮侏侏艾丽丝了吗？

夏 禄 来，侄儿；来，侄儿，我们等着你呢。侄儿，我有句话要对你说，是这样的，侄儿，刚才休师傅曾经隐约提起过这么一个意思；你懂得我的意思吗？

斯 兰 德 喂，叔叔，我是个好说话的人；只要是合理的事，我总是愿意的。

夏 禄 不，你听我说。

斯 兰 德 我在听着您哪，叔叔。

爱 文 斯 斯兰德少爷，听清他的意思；您要是愿意的话，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向您解释。

斯 兰 德 不，我的夏禄叔叔叫我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做。请您原谅，他是个治安法官，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？

爱 文 斯 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现在所要谈的，是关于您的婚姻问题。

夏 禄 对了，就是这一回事。

爱 文 斯 就是这一回事，我们要给您跟培琪小姐作个媒。

斯 兰 德 噢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，只要条件合理，我总可以答应娶她的。

爱 文 斯 可是您能不能喜欢这一位姑娘呢？我们必须从您自己嘴里——或者从您自己的嘴唇里——有些哲学家认为嘴唇就是嘴的一部分——知道您的意思，所以请您明明白白

地回答我们，您能不能对这位姑娘发生好感呢？

夏 禄 斯兰德贤侄，你能够爱她吗？

斯 兰 德 叔叔，我希望我总是照着道理去做。

爱 文 斯 噯哟，天上的爷爷奶奶们！您一定要讲得明白点儿，您想不想要她？

夏 禄 你一定要明明白白地讲。要是她有很丰盛的妆奁，你愿意娶她吗？

斯 兰 德 叔叔，您叫我做的事，只要是合理的，比这更重大的事我也会答应下来。

夏 禄 不，你得明白我的意思，好侄儿；我所做的事，完全是为了你的幸福。你能够爱这姑娘吗？

斯 兰 德 叔叔，您叫我娶她，我就娶她；也许在气头的时候彼此之间没有多大的爱情，可是结过了婚以后，大家慢慢地互相熟悉起来，日久生厌，也许爱情会自然而然地一天不如一天。可是只要您说一声“跟她结婚”，我就跟她结婚，这是我的反复无常的决心。

爱 文 斯 这是一个很明理的回答，虽然措辞有点不妥，应该说“不可动摇”才对。他的意思是很好的。

夏 禄 嗯，我的侄儿的意思是很好的。

斯 兰 德 要不然的话，我就是个该死的畜生了！

夏 禄 安小姐来了。

安·培琪重上。

夏 禄 安小姐，为了您的缘故，我但愿自己再年轻起来。

安 酒菜已经预备好了，家父叫我来请各位进去。

夏 禄 我愿意奉陪，好安小姐。

爱 文 斯 噯哟！念起餐前祈祷来，我可不能缺席哩。（夏禄、爱文斯下。）

安 斯兰德世兄，您也请进吧。

斯 兰 德 不，谢谢您，真的，托福托福。

安 大家都在等着您哪。

斯 兰 德 我不饿，我真的谢谢您。喂，你虽然是我的跟班，还是

进去侍候我的夏禄叔叔吧。（辛普儿下）一个治安法官有时候也要仰仗他的朋友，借他的跟班来伺候自己。现在家母还没有死，我随身只有三个跟班一个童儿，可是这算得上什么呢？我的生活还是过得一点也不舒服。

安 您要是不进去，那么我也不能进去了；他们都要等您到了才坐下来呢。

斯 兰 德 真的，我不要吃什么东西；可是我多谢您的好意。

安 世兄，请您进去吧。

斯 兰 德 我还是在这儿走走的好，我谢谢您。我前天跟一个击剑教师比赛刀剑，三个回合赌一碟蒸熟的梅子，结果把我的胫骨也弄伤了；不瞒您说，从此以后，我闻到烧热的肉的味道就受不了。你家的狗为什么叫得这样厉害？城里有熊吗？

安 我想是有的，我听见人家说过。

斯 兰 德 逗着熊玩儿是很有意思的，不过我也像别的英国人一样反对这玩意儿。您要是看见关在笼子里的熊逃了出来，您怕不怕？

安 我怕。

斯 兰 德 我现在可把它当作家常便饭一样，不觉得什么希罕了。我曾经看见花园里那头著名的萨克逊大熊逃出来二十次，我还亲手拉住它的链条。可是我告诉您吧，那些女人们一看见了，就哭呀叫呀地闹得天翻地覆；实在说起来，也难怪她们受不了，那些畜生都是又难看又粗暴的家伙。

培琪重上。

培 琪 来，斯兰德少爷，来吧，我们等着您呢。

斯 兰 德 我不要吃什么东西，我谢谢您。

培 琪 这怎么可以呢？您不吃也得吃，来，来。

斯 兰 德 那么您先请吧。

培 琪 您先请。

斯 兰 德 安小姐，还是您先请。

安 不，您别客气了。
斯 兰 德 真的，我不能走在你们前面；真的，那不是太无礼了吗？
安 您何必这样客气呢？
斯 兰 德 既然这样，与其让你们讨厌，还是失礼的好。你们可不能怪我放肆呀。（同下。）

第二场 同前

爱文斯及辛普儿上。
爱文斯 你去打听打听，有一个卡厄斯大夫住在哪儿；他的家里有一个叫做快嘴桂嫂的，是他的看护，或者是他的保姆，或者是他的厨娘，或者是帮他洗洗衣服的女人。
辛普儿 好的，师傅。
爱文斯 慢着，还有更要紧的话哩。你把这封信交给她，因为她跟培琪家小姐是很熟悉的，这封信里的意思，就是要请她代你的主人向培琪家小姐传达他的爱慕之忱。请你快点儿去吧，我饭还没有吃完，还有一道苹果跟干酪在后头呢。（各下。）

第三场 嘉德饭店中一室

福斯塔夫、店主、巴道夫、尼姆、毕斯托尔及罗宾上。
福斯塔夫 店主东！
店 主 怎么说，我的老狐狸？要说得像有学问的人、像个聪明人。
福斯塔夫 不瞒你说，我要辞掉一两个跟班啦。
店 主 好，我的巨人，叫他们滚蛋，滚蛋！滚蛋！
福斯塔夫 尽是坐着吃饭，我一个星期也要花上十镑钱。
店 主 当然罗，你就像个皇帝，像个凯撒，像个土耳其宰相。我可以把巴道夫收留下来，让他做个酒保，你看好不好，我的大英雄？
福斯塔夫 老板，那好极啦。
店 主 那么就这么办，叫他跟我来吧。（巴道夫）让我看到你

会把酸酒当作好酒卖。我不多说了；跟我来吧。（下。）

福斯塔夫 巴道夫，跟他去。酒保也是一种很好的行业。旧外套可以改做新褂子；一个不中用的跟班，也可以变成一个出色的酒保。去吧，再见。

巴道夫 这种生活我正是求之不得，我一定会从此交运。

毕斯托尔 哼，没出息的东西！你要去开酒桶吗？（巴道夫下。）

尼 姆 这个糊涂爷娘生下来的窝囊废！我这随口而出的话妙不妙？

福斯塔夫 我很高兴把这火种这样打发走了；他的偷窃太公开啦，他在偷偷摸摸的时候，就像一个不会唱歌的人一样，一点不懂得轻重快慢。

尼 姆 做贼的惟一妙诀，是看准下手的时刻

毕斯托尔 聪明的人把它叫做“不告而取”。“做贼”！啐！好难听的话儿！

福斯塔夫 孩子们，我快要穷得鞋子都没有后跟啦。

毕斯托尔 好，那么就让你的脚跟上长起老大的冻疮来吧。

福斯塔夫 没有法子，我必须想个办法，捞一些钱来。

毕斯托尔 小鸟鸦们不吃东西也是不行的呀。

福斯塔夫 你们有谁知道本地有一个叫福德的家伙？

毕斯托尔 我知道那家伙，他很有几个钱。

福斯塔夫 我的好孩子们，现在我要把我肚子里的计划怎么长怎么短都告诉你们。

毕斯托尔 你这肚子两码都不止吧。

福斯塔夫 休得取笑，毕斯托尔！我这腰身的确在两码左右，可是谁跟你谈我的大腰身来着，我倒是想谈谈人家的小腰身呢——这一回，我谈的是进账，不是出账。说得干脆些，我想去吊福德老婆的膀子。我觉得她对我很有几分意思；她跟我讲话的那种口气，她向我卖弄风情的那种姿势，还有她那一膘一膘的脉脉含情的眼光，都好像在说，“我的心是福斯塔夫爵士的。”

毕斯托尔 你果然把她的心理研究得非常透彻，居然把它一个字一

个字地解释出来啦。

尼 姆 抛锚抛得好深啊；我这随口而出的话好不好？

福斯塔夫 听说她丈夫的钱都是她一手经管的；他有数不清的钱藏在家里。

毕斯托尔 财多招鬼忌，咱们应该去给他消消灾；我说，向她进攻吧！

尼 姆 我的劲头儿上来了；很好，快拿金钱来给我消消灾吧。

福斯塔夫 我已经写下一封信在这儿预备寄给她；这儿还有一封，是写给培琪老婆的，她刚才也向我眉目传情，她那双水汪汪的眼睛一霎不霎地望着我身上的各部分，一会儿瞧瞧我的脚，一会儿瞧瞧我的大肚子。

毕斯托尔 正好比太阳照在粪堆上。

尼 姆 这个比喻打得好极了！

福斯塔夫 啊！她用贪馋的神气把我从上身望到下身，她的眼睛里简直要喷出火来炙我。这一封信是给她的。她也经管着钱财，她就像是一座取之不竭的金矿。我要去接管她们两人的全部富源，她们两人便是我的两个国库；她们一个是东印度，一个是西印度，我就在这两地之间开辟我的生财大道。你给我去把这信送给培琪大娘；你给我去把这信送给福德大娘。孩子们，咱们从此可以有舒服日子过啦！

毕斯托尔 我身边佩着钢刀，是个军人，你倒要我给你拉皮条吗？鬼才干这种事！

尼 姆 这种齷齪的事情我也不干；把这封宝贝信拿回去吧。我的名誉要紧。

福斯塔夫 （向罗宾）来，小鬼，你给我把这两封信送去，小心别丢了。你就像我的一艘快船一样，赶快开到这两座金山的脚下去吧。（罗宾下）你们这两个混蛋，一起给我滚吧！再不要让我看见你们的影子！像狗一样爬得远远的，我这里容不了你们。滚！这年头儿大家都要讲究个紧缩，福斯塔夫也要学学法国人的算计，留着一个随身